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九

漢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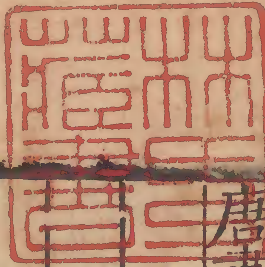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狄仁傑 孫兼謨

王方慶

姚壽弟班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
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
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
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
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
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
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絕人在并州有
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



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詔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
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
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
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栢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
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
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
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
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人
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
下不納臣言瞋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
徒流死罪俱有等老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旣無常則萬姓何
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
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

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大
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
埏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
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仁傑奏
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
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爲忠
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戮是朝廷肅然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
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
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
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
之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
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旣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
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冬官侍

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誣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誣誤特勅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

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城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未幾爲來俊臣誣搆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右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負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折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夔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

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請曰安何也對曰臣不承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漢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極爲凋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控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云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

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礪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

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蠱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
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
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
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
之數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
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
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
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
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
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
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
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
惟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臣謹守備蓄錄以

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
令邊城警守遠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
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
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
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
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
夫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為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
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摠兵十萬追之不
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為突厥這脅賊退後
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
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
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
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
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

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秋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三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其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臣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綠茲聚結臣以邊塵颯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內史聖曆二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寮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王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賈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舍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況其餘今之御監制過官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環材竭於輪奐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筮礎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闌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碓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

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非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半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僱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弃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嘗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影暉爲魏州司功叅軍頗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歷初爲司府丞則天今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直外郎莅事辨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賊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言項李昭德皆有匡復謹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學恩情爲言則天

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為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
中召仁傑以盧陟為言仁傑泣數奏言後帝流還出中宗謂仁傑
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
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
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
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
兼謨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試
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為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
郎長慶太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入為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
庶庫妄破漬汚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勅書
文宗召而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知勿以封勅為艱遷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之曰御史臺
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
忌顧望為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常常之

心哉兼謨謝曰明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
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陛下土地
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上矩與奪由已盈縮自專不唯
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而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別駕
兼謨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
昌中累歷方鎮卒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襲之曾孫也其先自琅琊
南度居於丹陽為江左冠族襲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彙隋衛尉
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為中書舍人父弘直為漢王元昌友畋
獵無忌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
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
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
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龍馭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

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疎斥轉荆
王友龍朔中平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
史記漢書希古遷為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來淳中累遷太僕少
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
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
載秋毫不犯又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
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絕其交往首領縱暴
者悉繩之由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
方慶之右有制褻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
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
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
州長史封琅琊縣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
閣侍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惣管建安王做宜破
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為將軍入城例有吉

樂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
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時持疑不
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祗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
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不等臣謂振作於
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徑危險欲御輿與
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
乘船危就橋安元帝乃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上
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
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
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誦奏議其略曰經史正
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
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
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無明堂故無告朔
之禮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

等參求既無其禮不可習非矧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其略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山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詔歷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吳揚善太學博士郭山暉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堊依方慶議有制從之則天以方慶家

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暮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明令式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及中宗立為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聖曆二年壹日則天欲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惣名兵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

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擊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荅曰比為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並悉學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請乃月令虛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反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

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其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即成例足為軌模伏望大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以宮寮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荅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禮雜荅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書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諱亦散亡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峻工書知名尤善琴瑟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姚壽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辯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宮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瑤山玉彩書書成遷秘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朝遷吳官任郎中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每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

有武字者皆以為上應國姓列奏具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遷文官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來徵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不言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璿始也是歲九月生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璿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為侍臣璿上言言工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職康彘於晉朝誓紹忠於晉室竊惟前古尚不為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說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璿為督作使證聖二年璿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璿避正殿璿奏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下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十寶臺須臾散壞觀此無

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為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且輟朝思過璿又前議以爭之則天乃依璿奏先令璿監造天樞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璿表請迴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平為博州刺史天后將封高岳命璿摠知撰儀注并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璿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璿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魚獵惣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三德凡在翔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黃金千兩塗之璿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巨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燿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

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悅壽為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初
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壽屢有發擿姦無所容
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竒疾風之前知
勁草之為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吾中作相
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迺眷蜀中吐俗
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
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糺擿蓋非
一緒貪殘之任昇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暮月康此
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瑯之化當以豫州為法則天又嘗
謂侍臣曰為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寮吏者甚難至於姚壽
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賊至死逮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
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壽為名擬據巴蜀為亂人密表告之
者制令壽按其獄壽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
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詰覆亦無所發明

連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

會以就反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

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

八道路寃之監察御史袁恕已劾

奏其事則天初令壽與恕已對定

入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

轉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

系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為伯

遇官名復舊為工部尚書神龍元

丁卒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

成弟班

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學明經累
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
有聞璽書褒美賜綰百匹神龍元
年累封宣城郡公三遷太子詹事
乃兼左庶子時節愨太子舉事不
法班前後上書進諫今載四事其
一曰臣聞黃誼曰選天下之端士
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元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天習與
正人居之不能無正言矣不正人
居之不能無不正言也既冠成人
膳之宰進言之旌誅謗之木敢諫
之鼓警史讀箴大夫造謀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大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
又聞之木必蠶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
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
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宸禕山海伏以
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出入或事狀外通
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爲有玷微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宮內
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其二
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屨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
經侯帶玉具劍環珮以遊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
曰土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
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賦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
務以簡素爲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爲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
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二
曰臣聞銀榜銅樓宮闈嚴秘門閣采徑皆有簿曆殿下時有所須唯門

司宣令或恐姦偽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脫有文狀外錯事理便即老
還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勅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姦偽自
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黑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畫署
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
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政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
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
事之善惡毫釐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謏叨侍春闈職居
獻替豈敢緘默其四曰臣聞聖人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
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異講
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擿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
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爲務恭
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
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

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察吏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遺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納萬望無辭允降諸明俯矜狂瞽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遺案其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祕書監睿宗即位累授戶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戶部尚書班與兄壽數年間俱爲定州刺史戶部尚書時人祭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荅曰當革命之時明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學斯焉取斯壽成都布政始卒不佞相國上章或不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諱何多黜唐頌而立天樞一言非措劍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茅難裨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規諫有才牧守多善儲幄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壽也無常班能操執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及善

杜景儉

朱敬則

楊再思

李懷遠

子景伯景伯
子彭年附

豆盧欽望

張光輔
崔元綜 史務滋
周允元附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也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沈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氓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真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攘斂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顯以戰功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太宗深痛悼之

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口居春宮因宴集命宦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匹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俄以病免尋起為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時山東亂及善為巡撫賑給使尋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祿大夫後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救之及善執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者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為若不勦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為太子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五分內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尚止不宜更侍遊讌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曆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杜景儉冀州武邑人也少舉明經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公書未到即欲視事又鞭笞僚吏將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為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耶嗣業益怒景

儉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真偽未知即必除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乃叱左右各令罷散嗣業慙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荊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為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稍知名入為司賓主簿轉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後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累遷洛州司馬尋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出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乃行葦無以過也景公既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謂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八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延載初初為鳳閣侍郎周允元奏景儉黨於李昭德左遷秦州刺史後累除司刑卿聖曆二年復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

事定河內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儉以為皆是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儉議歲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洩禁中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頗以文藻著名官至鞏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關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且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拜為中書舍人李敬玄所毀乃授汴水尉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王是既漸寧晏宣絕告密羅織之徒疏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由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弄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憂國言乃身語語無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途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借火火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豈諒可勿勿之以寬秦蜀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

秦既不然淫虐滋甚然而不遂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至其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寧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一欲開一說効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食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訖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三秦之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籙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勦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

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菟狗也伏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且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曠蕩之澤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喜之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八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為張易之兄弟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臣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君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事許之累轉冬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

爲高士圖毋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神龍元年
出爲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出舟祖德素與敬則不協乃
誣奏公與王同皎親善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無淮
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工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
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雅
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京龍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
十五敬則嘗採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
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爲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曰昔秦廢五等
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爲秦之失予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
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
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
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滯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
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榮於前其於進趨也若章程之
在日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
之淳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
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絡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
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弑王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徵伯
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
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
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
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二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
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
屬甯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
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
時樽俎之容三代玄風掃地至盡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
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
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
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竒龍魚而助風雨不可

行也是以秦鑒 周德之綿深懼已圖之不遠 罷侯置守高下在心 天下制在一人 百姓不聞二主 直是不得斯世 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 高皇帝揭日月之明 懷天地之量 葬財不足以分賞 論地不足以受封 邑皆百城 土有千里 人殷國富 地廣兵強 五十年間 七國同反 賈誼憂失其國 龜錯請削其地 若言由大而反也 不若召陵之師 踐土之衆也 若言有材而起也 劉渾非土壘之材 田祿無先管之畧也 是齊晉以逆禮 爲慙吳楚 以犯上非媿 釁由教起 其所由來遠矣 自此之後 雜霸又衰 中興不能改物 紆觀漢魏之際 尋其經緯之初 未有積德重光 澤及萬物 觀其教 偷薄於秦風 察其人 豺狼於漢日 故魏太祖曰 若使無孤 天下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 明竊號議者 觸目皆是 欲以此時 開賜履之祚 垂萬代之封 必有通車三川 以闕周室 介馬汾隰 而逐翬侯 而王司徒屢請於當時 曹元首又勤於宗室 皆不知時也 當時昏者 是之敬 則知政事時 每以用人爲先 桂州蠻叛 裴懷古 鳳閣舍人 缺薦魏知古 右史缺薦張思敬 則天以爲知人 宗即位 嘗謂侍臣曰 神龍已來 李多祚 王同皎 並復舊官 韋月將 欽融 咸有褒贈 不知更有何人 尚抱冤抑 史部尚書劉幽求對曰 故鄭州刺史朱敬則 往在則天朝 任正諫 大夫知政事 忠貞義烈 爲天下所推 神龍時 被宗楚客 冉祖雍 等誣構 左授廬州刺史 長安年中 嘗謂臣云 相王必膺期受命 當須盡節事之 及韋氏篡逆 干紀 臣遂見危赴難 翼戴興曆 雖則天誘其事 亦是敬則先啓之心 今陛下龍興寶位 兇黨就戮 敬則尚銜冤泉壤 未蒙昭雪 况復事符先覺 誠即可嘉 睿宗然之 贈敬則秘書監 諡曰元

楊再思 鄭州原武人也 少舉明經 授玄武尉 充使詣京師 止於客舍 會盜竊其囊裝 再思邂逅 遇之 盜者伏罪 再思謂曰 足下當苦貧賈 至此無行 遂去 勿作聲 恐爲他人所擒 幸留公文 餘財盡以相遺 盜者齎去 再思初不言其事 假貸以歸 累遷天官 貞外郎 歷左右肅政臺 御史大夫 延載初 守鸞臺 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證聖初 轉鳳閣侍郎 依前同平章 兼太子右庶子 尋遷內史 自弘農 縣男 累封

至鄭國公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鞠司刑少卿相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為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堂奏請公卿大臣宴于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目帖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女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張安四年

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即位拜戶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宮寮封鄭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又為冊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稱是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再思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並受制考按其獄竟不能發明其枉致同皎至死罪衆寃之再思俄復為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其年薨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子植植子獻並為司勳員外郎再思弟暉為考功郎中溫王為戶部侍郎

李懷遠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貧好學善屬文有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累除司禮少卿出為邢州刺史以其本鄉固辭不就改授冀州刺史俄歷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又授同州刺史在職以清簡稱入為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賓客歷遷右散騎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遷鸞臺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歲餘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秋官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平鄉縣男長安四年以老辭職聽解秋官尚書正除太子左庶子尋授太子賓客神龍初除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趙郡公特賜實封三百戶俄以疾請致仕許之中宗將幸京師又令以本官知東都留守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神龍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賜錦被以充歛輟朝一日親為文以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景伯景龍中為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迴波辭衆皆為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諱諱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景雲中累遷右散騎常侍尋以老疾致仕開元中卒子彭年彭解吏才二於剖析 當時稱之開元中

考功員外郎知舉又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為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門典銓管七年後以賊汚為御史中丞宋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賊下獄詔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彭年為濟陰太守又遷馮翊太守人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沒於賊脅授偽官憂憤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及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為禮部尚書

豆盧欽望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寬即隋文帝之甥也大業末為梁永令及高祖定關中寬與郡守蕭瑀率豪右赴京師由是累授殿中監仍詔其子懷讓尚萬春公主高祖以寬曾祖甚魏大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為盧氏貞觀中歷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又復其姓為豆盧氏父仁業高宗時為左衛將軍欽望則天

時累遷司賓卿長壽二年代宗秦客爲內史時李昭德亦爲內史執
權用事欽望與同時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並委曲
從之證聖元年昭德坐事左遷涪陵尉則天以欽望等不能執政又
爲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欽望附會昭德罔上附下乃左遷欽望爲
趙州刺史韋巨源自右丞爲鄜州刺史陸元方自秋官侍郎爲綏州
刺史蘇味道自鳳閣侍郎爲集州刺史其年欽望入爲司禮卿遷秋
官尚書封芮國公出爲河北道宣勞使俄而廬陵王復爲皇太子以
欽望爲皇太子宮尹聖曆二年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授
太子賓客停知政事中宗即位以欽望宮寮舊臣拜尚書左僕射知
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兼中書令知兵部事監修國史
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驕
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譏於代神龍二
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三年五月表請乞骸不許十一月卒年八
十餘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謚曰元賜東園秘器陪葬乾陵則天時宰

杜又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並有名績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辯有吏幹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以討
平越王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內
史皆有名其年洛州司馬房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坐與徐敬業弟敬
真陰相交結敬真自流所繡州北歸將北投突厥引虜入寇途經洛
下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爲人所覺嗣業於獄
中自縊死嗣明與敬真多引海內相識異緩其死嗣明稱光輔征豫
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
籍沒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累至內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
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並爲侍御史
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
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鞠之務滋恐被
陷刑乃自殺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者豫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肅政御史中丞俄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為語有指斥亂而駭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為誠豈特將為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為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為榮

史臣曰王及善在孝敬東宮誠能奉職當俊臣下獄力諫除兇是憂濫及賢良而欲明彰羽翼興復之志不謂無心杜景儉五刑有濫齊活為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已則天謂曰真宰相然奈柔順李昭德不無吐剛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稱節行無愧諫諍果決推擇精真苟非洞鑒古今深識王霸何由立其高論哉惜乎相不得時矣楊再思佞而取貴苟以全身掩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苟於假蔭貴不銜於故鄉無改陋居常乘劣駟亦一時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聞也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無小善登于大用可謂具臣

贊曰及善奉職非無智力景儉當權不謂不賢雄文高節少連為絕守道安貧懷遠當仁欽望之屬片善何足諂媚再思祇宜遄速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一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栢彥範

敬暉曾孫元曆

崔玄暉弟昇暉子曩

張柬之子簡玄孫曩

袁恕已曾孫德文

栢彥範潤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參軍弘文館學士彥範
慷慨俊爽少以門蔭調補右翊衛聖曆初累除司衛寺主簿納言
狄仁傑持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
察御史長安三年歷遷御史中丞四年轉司刑少卿時司僕卿張昌
宗坐遣術人李弘恭占已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
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
肌以荅殊造豈得苞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
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誅違天不

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爲
逆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
措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往還尚令修福復擬穰厄此則期於
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況經兩度
事彰天恩並垂捨宥昌宗自爲得計人亦以爲應連即不勞兵甲天
下皆從萬方譏之以爲陛下縱成其亂也君在臣圖天分是爲逆臣
不誅社稷亡矣伏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時又內
史李嶠等奏稱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鞠訊決斷刑獄至嚴刻薄
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丘勣來俊臣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彥範又
奏請自文明元年以後得罪人除楊豫博三州及諸謀逆魁首一切
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旨激切至是方見允納彥範凡所奏議若逢
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爲大理人
命所懸必不能順言詭辭以求苟免是歲冬則大不豫張易之與弟
昌宗入閣侍疾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桓彥範及中臺右丞
崔暉等建策將誅之柬之遽引彥範及暉立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共圖其事時皇太子每於北門起居彥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
其計太子從之神龍元年正月彥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
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
千騎五百餘人討易之昌宗於宮中令李湛李多祚就東宮迎皇太
子兵至玄武門彥範等奉太子斬關而入兵士大譟時則天在迎仙
宮之集仙殿斬易之昌宗於廊下并就第斬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
禮少卿同休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士庶見者莫不懼叫相賀或齧割
其肉一夕都盡明日太子即位彥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納言
賜勳上柱國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又改爲侍中從新令也彥範
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
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
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
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

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領朝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
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
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
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
預外朝專在中宮畫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
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
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抑嘗
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靈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
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
勅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古言其不可帝
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遽下制云集
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
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佔庸流豈足比蹤前烈

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
竟不納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靜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
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彥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
韋氏既雅為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夜譏毀
彥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彥範為扶陽郡王敬暉為平陽郡王張
柬之為漢陽郡王崔玄暉為博陵郡王袁恕已為南陽郡王並加特
進令罷知政事彥範仍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繡
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易州刺史趙履溫者即彥
範之妻兄也彥範誅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共謀其事於是召拜司
農少卿履溫德之乃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事履溫又脅奪
其婢大為時論所譏尋出為洛州刺史轉濠州刺史二年光祿卿駙
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與韋氏姦通潛謀誅之事洩為三思誣構
言同皎將廢皇后韋氏彥範等通知其情乃貶彥範為瀧州司馬敬
暉崖州司馬袁恕已寶州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

並仍令長任勳封並削彥範仍復其本姓栢氏是歲秋武三思又陰
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御史大夫
李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布三思言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已
崔玄暉等教人密為此榜雖託廢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滅
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
肆誅夷請老御史按罪待至準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祇
合據勅斷罪不可別俟推鞫請並處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
等五人當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瀛州敬暉於崖州張柬
之於瀧州袁恕已於環州崔玄暉於古州並終身禁錮子弟年十六
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
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端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爲刑部尚書左丞
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俄又諷節愍太子抗表請夷彥範等三族中
宗以既有前命不依其請三思猶慮彥範等重被進用又納中書舍
人崔湜之計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馬周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外
並矯制殺之彥範赴流所行至貴州利貞遇之於途乃令左右執縛
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時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延和元
年並追復其官爵仍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戶玄宗即位開元六年
詔曰皇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業故侍中燕
國公相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
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玄暉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等並德惟禎
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嶽名書議緯寅亮帝載勤勞王家恭復禹之元
謀奉昇唐之景命雖殂謝既久而勳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想旂常
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于明堂克申從祀之儀
式茂疇庸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朝廷其子弟咸加收擢建
中元年重贈司徒

敬暉絳州太平人也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累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
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
弃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再遷夏官侍郎

出爲泰州刺史大足元年遷洛州長史天后辛長安令暉知副留守
事在職以清幹著聞璽書勞勉賜物百段長安三年拜中臺右丞加
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元年轉右羽林將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金
紫光祿大夫擢拜侍中賜爵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尋進封齊國
公天后崩遺制加實封通前滿七百戶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三
咸宜降爵上章論奏於是諸武降爲公武三思益怒乃諷帝陽尊暉
等爲郡王罷知政事仍賜鐵券恕十死朔望趨朝初暉與彥範等誅
張易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
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
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
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暉等既失政柄
制於三思暉亦推牀嘆憾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主上疇言爲英王
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異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三思
深憤惋以許州司功參軍鄭愔素被暉等廢黜因令上表陳其罪狀

中宗詔曰則天大聖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兇豎弄權暉等因興甲兵
剷除妖孽朕錄其勞効備極寵勞自謂勳高一時遂欲權傾四海擅
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弃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効猶爲隱忍錫其
郡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谿壑之志殊難盈滿既失大權多懷
怨望乃與王同皎窺覘內禁潛相謀結更欲權兵絳闕圖廢椒宮險
迹醜辭驚視駭聽屬以帝圖伊始務靜狎牢所以久爲含容未能暴
諸遐邇自同皎伏法釁跡彌彰儻若無其發明何以懲茲悖亂迹其
巨逆合真嚴誅緣其昔立微功所以特從寬宥咸宜貶降出佐遐藩
暉可崖州司馬柬之可新州司馬恕已可賓州司馬玄暉可白州
貞馬 並員外置暉到崖州竟爲周利自所殺睿宗即位追復五王官爵
贈暉秦州都督謚曰肅愨建中初重贈太尉曾孫元膺開成三年自
試太子通事舍人爲河南縣丞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令本名暉以字下體有則天
祖諱乃改爲玄暉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

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元屯田郎中
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
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
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
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
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曰殺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遵奉
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尋授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
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却絕請謁頗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
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
慶此欲盛為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
三年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
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

善異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暉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
從雪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玄暉亦屢有讜言則
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暉弟昇時為司刑少卿又請實以大辟其
兄弟守正如此是特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玄
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
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
博陵郡公中宗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為秘書監玄暉切諫竟不納尋
進爵為王賜實封四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其
後被累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建中初贈太子太師玄暉與弟昇
甚相友愛諸子弟孤貧者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為當時所稱昇自至
尚書左丞玄暉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為非已所長乃不復構思唯
篤志經籍述作為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
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上卷並行於代子璩頗以文學知名官歷中
書舍人禮部侍郎璩子渙自有傳曾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判

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爲監察御史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爲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曆初累遷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東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受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日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書十二月

是經誤又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一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况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發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見厥祖侯旬臺后咸在則崩及見廟
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
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所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
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
又間傳云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
又喪服小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暮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
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
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
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
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
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合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

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
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
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
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
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
練而慨然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
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
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
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弃禮實為乖僻夫弃縗麻之服襲錦縠之
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
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暮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若孔鄭何
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者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
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言請所行揖擗先儒願且以時消
息時人以乘之所駁頗合於禮典是歲突厥獻表言有女請和親

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東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
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神宗初出爲合州刺史尋
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募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
甚多東之去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
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泊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
笮而哀牢亦付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
其鹽布羶芻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
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即渡
瀘收其金銀塩布以益軍儲使張伯歧選其勁卒搜兵以增武備故
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
其利頗深今塩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
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
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
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

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
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
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
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
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
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
粗設紀綱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
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
狡筭恣情剝貪叨劫掠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
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斬馘提挈子弟嚙引以愚羣會蒲博一擲
累萬劔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
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
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稍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
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惣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

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麋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惣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恐一旦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舊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增舊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疏奏則天不納後累拜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為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時夏官尚書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為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侍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為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尋為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襄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謬譎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遐言念勲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建中初又贈司徒玄孫璟開成三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已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封南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
初恕已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
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
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已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
南陽郡王罷知政事別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戶後與敬暉等累
遭貶黜流于環州尋爲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已常服黃金
餌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建中
初贈太子太傅曾孫德文舉進士開成三年授祕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昔夫差入越勾踐保於會稽不聽子胥之言而有甬東之歎
此五王除兇返正得計成功當是時彥範敬暉握兵全勢三思攸暨
其黨半殲若從季昶之言寧有利貞之禍蓋以心懷不忍遽失後圖
黜削流移理固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謀而尚欠防微死即無
辜禍由自掇失斷召亂也不亦宜哉
贊曰堯彼五王忠于有唐知火在木謂無其傷禍發既剋勢摧靡
何事不敏周身之防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一

劉响等修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韋安石子陟斌斌子况從父兄子抗從相兄子巨源趙彥昭附

魏元忠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附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為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累年不調時有左史蓋至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臣聞理天下之柄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略遐宣皇威遠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懾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以篇章為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

士衡著辯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
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
合孫吳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
同日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生
代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夫有志之
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冀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
歎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已難逢英哲罕遇
士之懷琬琰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覩此士
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略哉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
舛望嗟乎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
之際而不展其志略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
焉足道哉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為郡守文帝不知魏
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
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
號為飛將爾時胡騎憑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
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
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踈斥賈誼復何怪哉此則身為時主所
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晉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荀勗沮其策祜歎曰天
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荀賈不同竟不大舉此則位處立功之際
而不得展其志略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竒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
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内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
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略伏願降寬
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卧死於淮陽仲舒大才位屈於
諸侯相又曰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
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
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
無强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
征先零馮子明討南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虛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

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子亡所繫若任得生才則摧兇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玄云持入兵者如擊盤木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葛亮俱爲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鬪智魏武之機神冠絕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筭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即栢直慕容評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敦詩悅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李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關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剋謝玄以書生之姿拒符堅天下之衆都超明其必勝栢温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直長期於決取雖時有人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銳志與識略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曲今哲意况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代待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勲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爲將帥董仲舒曰爲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夷不龔拔卒爲將即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奇絕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曰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衆務自理藥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

結蜂聚本非勅敵薛仁貴郭待封受闡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勸
能罷棄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
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遲
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
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
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臣以踈賤干非其事豈欲問天皇之君臣生
厚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懷實在於此古人云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化今罰不能行賞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
言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
勳庸傾竭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
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欺以得志瞻望恩
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寬具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
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之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
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晉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
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數年
紛紜真偽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
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
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
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且
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年
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
市及征高麗也摠管張君又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勳之罪多
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又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
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
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
務唯狗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吳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
此屬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帝甚歎異之授秘書省正字令

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尋除監察御史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為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迴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討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鬪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剋既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

可拾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孝逸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總管蘇孝祥為賊所破孝逸又懼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羣鳥飛噪於陣上元忠曰驗此即賊敗之兆也風順狹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尋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勅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勅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定焉然始起謝觀者感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聖曆元年召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又為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于嶺表復還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後三被流於時人多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耳此輩殺臣以遂臣復何辜聖曆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未幾加銀青光祿大

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
為并州元帥元忠為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
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加為大摠管
拒之元忠在軍唯持重自守竟無所剋獲然亦未嘗敗失中宗在春
坊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
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
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悅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譖
元忠與司禮丞高戢潛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
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
殿前對反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執證元忠說初偽
許之及則天召說驗問說確稱元忠實無此語則天乃悟元忠被誣
然以昌宗之故特貶授端州高要尉中宗即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衛
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進拜侍
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居諫閣多不視事軍國大政獨

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
史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
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
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為任城縣男時
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
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異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
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四年秋代唐璟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
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勅曰
永錦晝遊在乎茲日世世金敷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
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是時安樂公
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己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固稱不
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並如故元忠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
歎思欲誅之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

李多祚等皆港頭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為庶人遇元忠子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太子兵至玄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是不剋昇為亂兵所殺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為高宗天后所禮遇竟不以昇為累委任如初是時三思之黨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太子同謀構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不自安上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為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貶渠州貢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嶠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書侍郎蕭至忠正議云當從寬宥楚客大怒又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緣狂逆不合更授內地官遂左遷恩州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

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妥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仍令所司給靈輿送至鄉里睿宗即位制令陪葬定陵景雲三年又降制曰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代協人望時稱國良歷事三朝俱展誠效晚年遷謫頗非其罪宜特還其子著作郎是嘗封一百戶開元六年諡曰貞二十昇是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郇國公寧實曾孫也祖津大業末為民部侍郎湯帝之幸江都勅津與段達王文都等於洛陽留守仍檢校民部尚書事李密逼東都津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為密所囚及王世充殺文都等津獨免其難密敗歸東郡世充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英津有微授諡議大夫檢校尚書右丞出為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瑗石部侍郎琨弟瑒合州刺史一石煥明經舉累授乾封尉蘇良嗣甚禮之永昌元年三遷蘇州刺史一石煥明經舉累授

謂安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為徒勞於州縣也特薦於則天擢拜膳部
員外郎永昌令年州司馬則天手制券之曰聞卿在彼庶事存心善
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無取深慰朕懷俄拜州刺史又
歷德鄆二州刺史安石性持重少言笑為清嚴所任人吏咸畏憚
之久視年遷大昌右丞尋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
左庶子三年而拜都留守兼判大石秋官一向書事後與崔神
慶等同為侍讀尋知納言事是歲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
子鳳閣鸞臺三品如故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安石
數折辱之甚為易之等所忌嘗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
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等戲類不合願登此筵因顧左右
令逐出之座者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肅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
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則天嘗幸興泰
宮欲就捷路安石奏曰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誠萬乘之尊不宜輕
乘危險此路板築初成無自然之固鑿駕經之臣等敢不請罪則天
登時為之迴轍安石俄又舉奏易之等罪狀初有劾付安石及夏官
尚書唐休璟推問未竟而事變四年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
初徵拜刑部尚書是歲又遷吏部尚書復知政事俄代張柬之為中
書令封鄖國公以嘗為宮寮賜實封三百戶又兼相王府長史俄轉
戶部尚書復為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庶人嘗因正月十五日夜云
其第賜齋不可勝數又中宗嘗幸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具舟楫
請御樓船安石諫曰御輕舟乘不測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睿三踐
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鄖國公俄又歷侍中中書令景雲二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潛有異圖將引安石預其事公
主屢使子婿唐暎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嘗密召二
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
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
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於簾中竊
聽之乃搆飛語欲令鞠之賴郭元振保護獲免俄而遷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假以崇寵實去其權其冬罷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壻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厭殺之其婢久已轉嫁薛氏使人捕而誣之致死由是為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出為蒲州刺史無幾轉青州刺史安石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之皎大怒開元二年皎弟晦為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楚客韋胤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與舉劾之予與以事經赦令高稱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等往在先朝曲蒙厚賞因緣幸會又在廟堂朋黨比周聞於行路景龍之末長蛇縱禍蒼卒之間人神憤怨未聞捨生取義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常隱忍復以崇班將期愧畏稍懲前惡而尚款回邪苟安榮寵宜從謫官之典以勵事君之節安石可沔州別駕嗣立可嶽州別駕彥昭可秦州別

駕並員外置安石既至沔州晦又奏云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物入已勅符下州徵賦安石歎曰此祗應須我死耳憤激而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以子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郇國公諡曰文貞二子涉斌並早知名陟字殷卿代為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繁盛安石晚有子及為并州司馬始生陟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安石尤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始十歲拜溫王府東閣祭酒加朝散大夫累遷秘書太常丞有文彩善讀書辭人秀士已遊其門矣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新宗為中書令引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後為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真者主司取與者以一場之善登其科日不

盡其才陟先責舊仍令舉人自適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蓋盈路後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闕負既少取士良難上謂者被擠偽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案聲聲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負關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陟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闈闈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士恒虛席倒屣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李林甫忌之出為襄陽太守兼本道採訪使又改陳留採訪使復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中襲封郇國公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移河東太守充本道採訪使十二年入考在華清宮右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恐踐台衡乃引河東人吳豸之請曰子能使人告陟乎豸以子為御史豸之曰能乃告陟與御史中丞吉溫結託欲謀陷朝廷不誘陟奸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為桂州桂嶺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嶺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為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斫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僕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況素所秉心無有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謝遣之乃堅卧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肅宗即位於靈武起為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永王擅起兵今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所適乃有表請拜廣琛為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為地主乃為載書登壇

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三垂翦除兇惡奸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無何有詔令陟赴行在陟以廣琛雖承恩命猶且遲迴恐後變生禍貽於陟欲往招慰然後赴徵乃發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踈之時朝臣立班多不整肅至有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顏真卿代授吏部尚書自後任事皆後來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行因宗人伐墓栢坐不能禁出爲州刺史乾元二年入爲太常卿呂諲再入相薦爲禮部尚書東

守判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迎賊史思明寇逼河洛制元帥李光弼護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迴避不領兵守陝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於永樂不許至京候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邁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號州時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歿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終抑惟恒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川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敦直古端嚴峻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合大雅頃老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慎固而兇胡殘醜密邇河洛命居陝號時俟翦除纔加喉舌之榮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殂歿良深震悼昇車而復以申三禭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尚

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為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以為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負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陟子允

斌景雲初安石為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為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秘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為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為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權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為河東太守堂兄由為右金吾將軍縉為太子少師四人司特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為賊所得偽授書明侍郎憂憤而卒及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秘書監安石兄叔夏別有傳從父

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抗弱冠舉明經累轉吏部郎中以清謹著稱

景雲初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繁劇前後為政寬猛

得中無如抗者無幾遷白臺御史中丞人史詰闕請留不許因立碑

於通衢紀其遺惠開元三年自左庶子出為益州長史四年入為黃

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待賓擁徒作亂詔抗持節慰撫抗素無武

略不為寇所憚在路邊留不敢進因墜馬稱疾竟不至賊所而還俄

以本官檢校鴻臚卿代王陵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時抗弟拯為

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部時人榮之尋以薦御史非其人出為安州都

督轉蒲州刺史十一年入為大理卿其年代陸象先為刑部尚書尋

又分掌吏部選事十四年卒抗歷職以清儉自守不務產業及終喪

事始不能給玄宗聞其貧特令給靈輦處送還鄉贈太子少傅謚曰

貞抗為京畿按察使時舉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尉王水

華原尉王燾為判官及嫂使其後昇卿等皆各位通顯時人以抗有

知人之鑒

巨源周京兆尹摠曾孫也祖匡伯襲祖爵郎國公入隋改封舒國公
官至尚衣奉御巨源則天時累遷司賓少卿轉司府卿文昌右丞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三年轉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才勾覆省內
文案下符剝徵雖為下所怨苦然亦頗收其利證聖初出為麟州刺
史尋拜地官尚書神都留守長安二年詔入轉刑部尚書又加太子
賓客尋為神都留守神龍初入拜工部尚書封同安縣子又遷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郟縣伯時安石為中書令以是巨源近
屬罷知政事巨源尋遷侍中中書令進封舒國公附入韋后三等親
敘為兄弟編在屬籍是歲巨源奉制與唐休璟李懷遠祝欽明蘇瓌
等定垂拱格及格後勅前後計二十卷頒下施行時武三思先有實
封數千戶在貝州時屬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並合捐免
巨源以為穀稼雖被湮沉其蠶桑凡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
頗多流散景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
方歇巨源以為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許之中宗又令畫之圖其狀
以示百寮仍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封邑時中宗
雅信符瑞巨源又贊成其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雉皆鳴咎徵共
不聞巨源有言蓋與韋皇后繼敘源流佞媚官爵疑其開導以踵則
天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右補
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譟說符祥朋黨取媚識者嗟憤景
龍三年拜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未幾又拜尚書令同中書門下
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韋后之旨協
同祝欽明之議言皇后合助郊祀竟以皇后為亞獻巨源為終獻又
以大臣女為齋娘及韋庶人之難家人令巨源逃匿巨源曰吾國之
大臣豈得闕難不赴乃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睿宗即位
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諡曰昭戶部員外郎
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
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
石迭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固請依前

謚爲定邕又駁曰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翼長君子之風故爲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闇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故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彭景直並請

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倉卒迷謀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謀上官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温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剥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况以三思食邑注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由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啓此異端以爲稼穡淫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絁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而論者是之巨源與安石及則天時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趙彥昭者甘州

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佃獵為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佃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彥昭少以文辭知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為使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彥昭而往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為政清嚴將士已下皆動足股慄又為宋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又為刑部尚書關內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彥昭素與郭元振張說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說等稱彥昭嘗密圖其事乃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戶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相影援三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

南憲直臣効以霜憲加徵施不節同惡相濟一至於此輿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俄而姚崇入相甚惡彥昭之為人由是累貶江州別駕卒蕭至忠秘書少監德言曾孫也少仕為畿尉以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守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眾咸歎服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擢拜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恃武三思勢掌選無所忌憚請謁杜絕威風大行尋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一第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愚昧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畝粟尚可舂况第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

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非虛等所奏咸是構虛帝深納其言而止尋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具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自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濫險利之輩冒造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才者莫用明者不立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哉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處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資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明年代韋巨源為侍中仍依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替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

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草庶人，又為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為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形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禮之子，成禮曰：中宗為蕭氏婚，主韋庶人為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睿宗即位，景雲初出為晉州刺史，甚有能名。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旨意求入為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為亂兵所殺，公主翼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即納其請，召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尚書。先天二年，復為中書令，是歲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及至忠并戶部尚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洩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沒其家。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尚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祿亦無所賑施，及籍沒財帛甚豐，由

是頓絕聲望矣。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

宗楚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兄秦客，垂拱中潛勸則天革命，稱帝，由是累遷。內史後與楚客及弟晉卿並以姦賊事發，配流嶺外。秦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初為太僕卿，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晉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既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鄆縣，楚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跡附韋氏，而嘗別有異圖，與侍中紀處訥共為朋黨，故時人呼為宗紀。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甚為邊患。於是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案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性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

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效消塵以禪川嶽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檢覈納賄不貲公引頑兇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行昭彰且境交之交情狀難測今安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抵嚴刑嘗由贖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仍徇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謹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訥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收禁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鯁作色而進自言以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竟不能窮覈其事遽令琬與楚客等結為義兄弟以和解之故章其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

楚處訥者秦州上邽人也娶武三思妻之姊田是累轉太府卿神龍中嘗因殺貴中宗召處訥親問其故武三思諷知太史事右驍衛將軍

迎葉志忠太史公傳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斯應帝以為然降勅褒述處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無幾進拜侍中與楚客等同時伏誅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則天在位已絕綴旒皇后司晨前蹤覆轍當是時姦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况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等行非純一識味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晉卿處訥等讒誦並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賈曰為唐重臣食唐重祿顛危不持富貴何足二宗一紀讒邪酷毒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訥

王峻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
 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當禮
 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
 請為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
 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
 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略
 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摠司軍任往還靈夏檢
 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
 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

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
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
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稍遷秋官
尚書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並依舊知政事證聖元
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與吐蕃大將論欽
陵替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師德貶授原州貞外司馬萬歲通
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
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王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
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校檢
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
大總管是歲九月卒贈涼州都督諡曰貞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
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允外使則天嘗出師
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達婁公
遠矣師德頗有學法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綜邊任前後三
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
終甚爲識者所重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
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
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
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
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
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具綬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
旣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褻足徒
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明
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入爲瀚海道行
軍總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總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萬
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
管統兵十八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

率精銳之士為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摠管蘇
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為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
谷而死兵士為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時張說為節度管記馳奏
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
境以少禦衆但為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
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為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
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
孝傑特進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
業末為朔方郡丞時為梁師都舉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為所害
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管州戶
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其後奚羯胡又與桑
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
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
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竭賊實為襟帶
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
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
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為賊
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垂拱
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摠管文昌右相韋待
價及副使闞溫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
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曆中
為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
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
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
曰自欽陵死蒼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
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
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數百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見規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得立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大加歎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滋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時中宗在春官將行進啓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顧謂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以遐遠兼懷北狄之憂耳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是歲秋大水休璟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之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宮寮之舊賜實封三百戶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弘益景龍二年致仕于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為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為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踰八十而不知止足依託求進為時所譏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二百戶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祿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子先慎襲爵官至陳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也本名仁實以音類睿宗諱改焉少有文武材

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旨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為吐刺軍摠管統眾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不協因入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為庶人仁愿遽遷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敘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崇仁令擢仁愿為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眾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為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眾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此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摠管沙吒忠義為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眾仁愿至軍而賊眾已退乃躡其後夜掩大破之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

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堊門及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迥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摠管始築堊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鄆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為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為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賻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為監護使子之輔開元初為趙州刺史

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凌以廬陵為辭今雖有制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玄宗即位於新豐講武訥為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為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為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為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為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為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撫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樂河遇賊時
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
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三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
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摠戎禦邊建議為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
我王師血之虜境觀其疇昔頗常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
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其年八月吐蕃
大將空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
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
僕少卿王峻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
與王峻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
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
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
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剋捷玄宗大悅乃停親征遣贈王海賓
左金吾衛大將軍賜物三百段粟二百石名其稚子為忠嗣拜朝
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敘錄功狀拜訥為左羽林軍大將
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總管尋
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贈太常卿諡曰昭定訥沉勇寡
言臨大敵而益壯訥弟楚玉開元中為幽州大都督長史以不稱
職見代而卒

王峻滄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峻弟元明經擢第
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
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峻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自己又有勇
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得釋而峻亦言是出為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
以饋之峻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
百姓賴之尋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峻乃下勅曰彼州桂
緣寇盜戶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今至此卿處事強濟遠邇寧築城

胡之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其年冬上親郊祀
追賧赴京以會大禮賧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
勅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賧潛謀構逆勅
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賧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
遷蘄州刺史十四年累遷戶部尚書復爲朔方軍節度使二十年卒
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往歲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
構左授高要尉賧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賧曰魏公且
全矣子湏威嚴而坐懼恐子之狼狽也賧曰魏公忠而獲罪賧爲義
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賧氣貌雄
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
畏而愛之賧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賧與
蕃將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戶部郎中楊伯誠上
疏請賧等墳特乞增脩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甚云子孫玄宗乃
遣使就其家廟祭祀仍加其子官秩

史臣曰婁師德應召而懷懷勇也薦仁傑而入用忠也不使仁傑知
之公也營田贍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叅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
難也又何愧於將相乎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賧等皆韜武
幹亟立邊功然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薛訥何虧
止雪迴風王賧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贊曰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材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忒
多忌梁公自招慙德唐張訥賧善陣能師共服戎虜不憂邊陲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崔融

李嶠

蘇味道

徐彥伯

盧藏用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之引為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為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聖元元年坐事出為棊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曆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未首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

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以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

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摸稜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為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貶授鄱州刺史俄而復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相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為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

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為著姓少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

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州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而每道所察官多褻貶得失令四道行才有限而力不及三時然後進退可以六條推而廣之則非無事軌之機動恒在四

是忤旨出為州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而每道所察官多褻貶得失令四道行才有限而力不及三時然後進退可以六條推而廣之則非無事軌之機動恒在四

慎之事悉當委之則傳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入問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聖曆初與姚崇借選同聖曆初與姚崇借選同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酒罷知政事及修史房酒罷知政事及修史房承東都留守三年承東都留守三年史嶠後用史嶠後用煩劇復拜煩劇復拜必旬必旬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建大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建大

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
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
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
傭力客作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
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
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
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爲豫州刺史
未行又貶爲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
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
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貧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寮倍多府
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
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

崩嶠密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辯逆順然亦為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為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弒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覩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儻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為廬州別駕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崔融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觀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侍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為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為不可

上疏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高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思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大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亦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者何瞻仰齊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謹宗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不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

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關工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工量能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搖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與胡之旅歲月相繼僅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儼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詆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

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中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以崇末遊規小利豈知夫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翼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暨驚應時平殄南蠻纒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輸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可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虚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專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裘美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又及諸大手筆並手勅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二千禹錫輓開元中相次為中書舍人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敬育名於時官至魏州
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
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
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
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斷者唐堯之德也
卑宮室非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
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
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
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憂人務奉己也且
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
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
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患至今
陛下不知百姓失業栢袞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
亡之患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
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為惜人力而苦己也
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
天下幸甚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藏用常
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客曰天道玄微
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
曆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強國富違
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
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矐昧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究亨衢
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
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豐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與亡並關
人事吉凶悔愆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為不善者天降之
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
古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

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一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遷訛俗多徼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脩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鬪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有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真會口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

方為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穢黷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嶺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焚蓍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勅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故心醉不知所以荅矣景龍中為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為權要所逼頗墮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為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

藏用工篆隸好琴碁當時稱為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
二人並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為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譽
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及登朝趙趙詭佞專事
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
薦之對策擢第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嗣立善判事司士李
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絕彥伯聖曆中
除給事中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周興來俊臣等
陷彥伯乃著樞機論以誠于代其辭曰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
又云齊乃位度迺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
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
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
精微以勸之典暮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脩其詁
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

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
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
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
範良有以也是以倚撫瑕玷參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
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
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詁譎為全計
以號詼為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
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
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
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
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盧聚音厖也羣吠得死為幸何
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
首沒齒於季章曹瞞齧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
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
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洪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
處孰啓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
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
姬公之言也出為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
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諸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
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
豈不休哉但林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
發擇其交以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
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謀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
爾景福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
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神
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高平縣子賜
物五百段未幾出為衛州刺史以善政聞聖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

入為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
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
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
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其謹撫諸姪同於己子自晚年屬文好為強
澁之體頗為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
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彊也蘇味道李嶠等
俱為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與贍驗以弼諧之道固有
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為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稜之病
尤足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
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為優矣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於譚為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
有慙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
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可忒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

